



卷頭
評註

四書大全

中庸

一

□ 12
1169
3



○孔叢子云。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掌著書四十九篇。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首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傲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正自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仍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賁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云。

○子思魯人。姓孔。名伋。字子思。鯉之子。仲尼之孫也。掌受學於曾子。長爲魯繆公師。公問可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墮无令人有怨愁。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史記周威烈王十七年。子思困於宋。作中庸云。

○張燧千百年眼曰中庸自晉已孤行○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顛寧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為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中庸何為至加於此哉節自是以來至大亂真矣然而尚幸至末節節天合吳行天之說是大全○首二句釋子思作中庸之由蓋自上古至庶幾

也推道統相傳之始蓋嘗論之至無過不及之差矣推精一之功所由加而及精一之效夫堯舜禹至加於此哉總言堯舜相傳不外一中也自

是以來至傳得其末歷叙道統之傳至於顏曾而實在夫子及曾氏之再傳至明且盡者也正言子思所以作中庸見道統之傳在子思自是而又

再傳至得其心也推道統之傳在二程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至末皆序其定章句之由而序之所重實在此也右以此序作八節大明復所楊

氏之說也見于名公粹語

○中庸序說得一箇道統之傳意思甚分明讀者不必別分節段可也今提出序中眼目便見首之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下句便說蓋自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曰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

授即傳之也曰自是以來聖聖相承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曰若吾夫子繼往聖開來學曰繼曰開亦傳也曰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曰及曾氏之再傳曰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曰程氏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至於自叙則曰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而辭者矣右以此序為無節蔡虛齋之說也見四書蒙引然亦此說似有十節

來矣

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按照應通考東

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象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其見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形向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

之丁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也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

○虞書大禹謨篇

○論語堯曰篇

○王陽明山陰學記五世

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

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一之

以人心也

○尔雅云庶幾尚也近也

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

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

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

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

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勿

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

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入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

皆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

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

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

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

以賢者之固執例論首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

堯之所以為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

○蒙引曰之欲色耳之欲
聲之類心之知覺也。見儒
子入井而惻隱遇噉賊之
食而羞惡者亦心之知覺
也。皆就心之動處言。故上
兼言心之虛靈知覺。下只
言所以為知覺者不同。○
有是人則有是耳目鼻口
四肢之類。故以耳目鼻口
四肢之欲為人心道心。指
仁義禮智之性則純是一
箇天理。非形氣所得而雜
者。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也。
故曰道心。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勿齋程氏曰虛靈
心之體。知覺心之

用。○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
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

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問形氣
是耳目

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
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
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
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
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難不得。蔡季通曰
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
一併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形也。道心猶花也。船無舵
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沙流不可一定惟有
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

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

私言私其縱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峯胡氏曰生是

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太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
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

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

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

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

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

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箇心上加人字道

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入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

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

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

而為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

惡。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朱子曰只是這箇心知覺

從目耳上去便是人心知覺

○蔡沉云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正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蒙引曰人心所以危者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汨沒故也如此看順見明白○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鼻舌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尔人心與人欲不同聖人絕人欲不絕人心故只曰危者安

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峰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两心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

○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字部通辨云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為非礼無行等皆是以道心為人心之主

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而不離去聲也

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

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之。陳氏曰要分別二者果分分明不相混。

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

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

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

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通考東

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

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

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

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從事於斯斯指無少間去聲斷

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精徒玩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

反

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

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

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

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

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

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

為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

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

理與人欲之辨爾。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

會于危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

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

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尤

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

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

作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狂

○云當為也。易變化不為。朱子曰變化者陰陽之所

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中庸大全

卷之四

三

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夫堯舜禹天三主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

○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
于南巢註武功成故曰成

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

陶伊傳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安

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傳周召之為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

○蒙引止者止，至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夫道統之傳矣。

○九德見於皋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愷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孟子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

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獨孔子，則後世亦何格哉。

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為可知矣。至於皋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實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大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敦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主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為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

舜者。雲峯胡氏曰：秉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

之言，不於堯日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

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

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于堯舜

可知矣。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

道學字，前道學是總苞，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

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

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

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

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者，夫子大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

○孟子尽心篇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此序所謂若顏曾則親炙，夫子見知其道者也。若兩程夫子則考績千載間而知之者也。

中庸大全 章句序

○按通義吳氏曰長子傳家者謂宗子曾子傳述猶長子傳家故曰得其宗○蒙引云流胤所出為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先儒謂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及蓋博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然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打處

中庸水金 卷之二 七
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太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與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白所聞父師之言實平互演以淺釋音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淡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也○東陽許氏曰切言淡說詳言周

○孟子有稱舜文王曰地之相法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註曰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發則左右相合以為為符各符節言其同也○韻府云馬宮傳為國綱維維以治切繫也天地維也

備慮淡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淡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上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適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與端之道非堯舜之世之相後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與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蘊與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自是而又再傳

○蘊積又作繼易云乾坤其易繼○奧室西南隅至深密所也

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充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

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

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只是失此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

○虛齋云異端若苟揚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子耶子刑名鬼谷孫吳權謀凡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說者皆是也

○又曰佛老之說近理而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平常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齊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靈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形又何其

類吾儒之所謂太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動而愈憤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老氏曰至人處無為之地行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厥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為智利已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蓋吾儒之虛虛而實老氏之虛虛而虛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寂

大亂真矣采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

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

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雷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一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

斯道之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

○又曰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公失其傳者今得其傳矣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俱失

其真者今不失其真矣亦所謂獨於此篇之在者

○蔡清曰如楊氏論中乃引莊周出怒無怒出為無為之言朱子以為楊氏之言多難於佛老者是也正為其涉於虛寂也○如游氏云其斯以為為則絕字無為矣楊氏曰循天下同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朱子以為皆老佛之餘緒非儒者之言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於此則二矣朱子謂其務為過高而不願義理之實此類皆難老佛誠有所謂備其說而體驗之者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惑迷感而無所底止之意

○蒙引曰支是人之四肢乎兩肢是兩肢也節亦是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也下句脈絡字亦借用之脈是人身中之氣脈絡是人身中經絡也○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分解一字意與貫通相類相因又與單字相對蓋縱說橫說要得善理周匝也○大抵非支分節解

大亂真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

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而凡石氏之所輯集錄

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集錄

即石字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

未折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

倍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

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沉非潛反復亦作覆蓋亦有年

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蒙之要衣之領首是總會處○吳氏程

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去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各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畧或問三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通者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細謂蘊奧諸說同與以下

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畧或問三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通者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細謂蘊奧諸說同與以下

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
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意
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
之○詳略相因自支節言
如首章性道教是拳體要
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詳
之○巨細畢舉則謂支
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
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
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
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
天地位萬物育自神尼曰
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
小人之事又智愚賢不肖
之事又有大舜之智廣淵
之仁子路所開於夫子勇
何者而不備舉推此類可
見。

專言或問釋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脈貫
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
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
嘗讀中庸○曾齊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三十三節
第十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
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
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及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
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
址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
支節如戒慎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遜世
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
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為
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
發為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

○書太甲下篇若升高必
自下若陞遐必自迤

○朱子字號履歷已載于
大學序後贅頭不贅于此

異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
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
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然初
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
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力行
自通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
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
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通考真氏曰第三節言程
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眾說復明道統之
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
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
淳熙己酉公時
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年六

○一統志浙江紹興府石磬新昌人。與朱熹為友。號克齋。有大學中庸輯略行世。○朱文公為石磬著克齋記。南軒有跋。○晦菴文集九十二卷。有石子重墓誌銘。○朱子書節要云。敦字韻書未致。按文獻通考。古寓錄皆作敦。○萬姓統譜。石磬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尤溪縣。始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磬不答。但日治稅簿。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及醫產。而不能更其籍者。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吏不得容其奸。縣學校久廢。磬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捐其舍。予員。親率佐吏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修已治入之學。聞者興起。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民有犯罪。具獄上府。吏邀求無厭。欲致之死。磬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餌。遺醫散之。村落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繪像以祠之。

○文獻通考曰。中庸集解二卷。陳氏曰。會稽石磬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菴為之序。

○唐荆川撰中庸輯略序。其略云。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磬子重。采兩程先生語。其高第弟子游揚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遂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甚安。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

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

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

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真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

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

中庸大全 二言法
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太片段須是逐章逐句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逐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文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者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

○文林貫首曰中庸一書作五項看首章是一幹論道体与林道之功仲尼以十十章是一枝明首章體道之功費隱以下九章是二枝申道体及推極其功誠明以下十十章是三枝而約之也須識末章与首章相應但首章建論道体先從天命說起而後極其功用之盛末章重論体道先從始李說來而後歸其天命之極此中庸之太旨也看中庸者當自得之

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太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細如言其章是授引先聖之言其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太支第十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十二支下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主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峰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堉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

不易
窮究

讀中庸法

○言行錄後集鄒公傳云鄒完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不經于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
○牛春宇曰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蓋指本來圖示微奧乃
孔門授受的旨也三十三章總是完個天命之性

○林希逸曰中庸一篇起
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
如此看得破耳
○近思錄程子曰中字最
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處則中央為中一家
則應非中而堂為中一國
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
推此類可見矣

中庸章句大全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
時中之中然所以能

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
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
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合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
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
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
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
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
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
庸平常也○朱子曰庸
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
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

○北溪陳氏曰道字較寬
理字較窄萬古通行者道
也萬古不易者理也見性
理字義

○蒙引云道理二字對舉
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
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
理以其中條理言○心法
二字鄭氏謂心即中也乃
再謨道心之心字心法謂
此書所言者無非此心之
体用也其說似未安蓋法字屬入以學言也故謂之傳授心法若心之体用只是據心而言未著得一箇
法字愿意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体也存養此心之体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
之用者心法也且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章無往而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

在也
○又曰其書始高一理擴天合之謂性言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散為萬事如戒慎謹獨致
中和二達德五達道九經二重九大本孝達孝夫道人道之屬皆是要非性外物也未復合為一理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即本
本大原所存又萬事之所
自出者也

○又曰六合謂上下四方
也書曰光被四表格上下
揅六合而言也○玩索虛
心誠亦切已体察也

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
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
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
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
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
子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
下之定理
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
裏面却有許多條目
朱子曰緊要在正字
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且古今不
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
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
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
溺於空虛真孔門傳授心法也
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
其以此授
其書且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
孟子矣

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
實學也言讀者玩索
色窄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
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未復合
為一理指士夫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

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
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
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
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
未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故之則

未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故之則

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通者吳氏程曰書以中各篇首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為平常之理也。授孟子者流傳以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謂子思及史戴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黃氏洵饒曰正道本本也定理達道也止道定理即太極也。心法人心道心也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太極也中散為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末復曰為一理太極本無極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庸崇推孔子係易之辭訓為常字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陳文曰命猶誥勅。性即北溪陳氏曰命如分賦命令他一般。

○知新日錄袁了凡曰中庸言天命就不著分處說以其若從天而下故曰天之所為非天付而我受也。知月落萬川不分而編則知天命流行不冷而傳矣。

○存疑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个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个道也。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个道。○性者生也。有生則有性。無生則無性。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而有性。方是理而為性也。然則性便兼理氣曰。即理者就氣中指其不雜乎氣而言耳。○孟子之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而言也。孔子之性相近兼理與氣而言也。此所謂性即孟子之性。○天命謂性天者性之原也。率性謂道道者性之動也。修道謂教教者道之則也。

○許解合喙鳴云此子思憂聖道之不明學者失其所宗而發明之也。此節性道教三言為一章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蓋言道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言道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遠。故將言道而先言性後言教。○如率仁之性則為父子之道率義之性則為君臣之道人所當行的就如通衢大路一般性在心而無可見故不曰道曰性道在日用間而有可見故不曰性而曰道其笑道不離性性即是道非性外有道。

理也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人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任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

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言萬物言之謂之命所以人物所稟受於天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表裏。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而言是專言理也。云兼言氣質。

也。

○申甫曰古人制字皆有其義如性字從心從生謂心之生處即性也命字從頁從令以口令人之謂命天何言哉無聲無臭何以謂之命也曰二氣五行皆至道所顯設是其所以示人也。是即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不已者一五之不已也。

○高中玄問辨錄曰周性即理也。然次曰理者脈絡微密條派分明。天下之理皆然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為。性在邪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敦然也。且性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然次曰中庸為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

考學動義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故且曰草木之問者。唯萬物。凡草木土石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王陽明答季德明書曰。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為教。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工夫之脩習。無違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修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

便說率性之道不丟。如六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及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上則二氣之中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窓李氏曰。仁之沛然。生

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排。乎可否之宜。知不殆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程峯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曰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各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入人物之異。氣通者。為天。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中和。

中庸大全 三章

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怒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禮。黃氏洵饒曰：此數語知行並進。又曰：以氣言，則為陰陽五行，以理言，則為健順五常。陰陽之體為健，順五行之理，即五常。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天為理，在人為性。性道本出於天，教能天叙，五典天亦道中之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曰無一不本於天。○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之故，豈亦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教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物所同，其道雖人物所共，用教雖聖人通為人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唯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為人物之所同，具下文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所謂

○蒙引率循也，猶言依也，不是持循率循之謂。

○衍明云：各循其性之自然，自然二字極重，蓋自一毫思落一毫見解，便不自然，便不是道。

人耳。○吳氏程曰：祝本結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刻按，當從定宇陳氏所改為定。率循也。○氏曰：循猶隨，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陳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左右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橫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節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自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節道也。性字通人物而

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節道也。性字通人物而

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其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木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太本裏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太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人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遵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

○林希元曰條本訓治今訓品節是朱子會其意解

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也則人物所稟不同以理言則天之所命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踴觸非道也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所搏噬踴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饒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各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各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脩品節之也○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一太極也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

非正訓也。○品等級也。節
限制也。道自有天然等
級限制。聖人立教。不過因
此而立耳。

○徐若泉曰。備如今人說
脩整脩理。有脩頓意。只因
有不頹壞偏蔽。所以
備。吾性有頹壞偏蔽。氣物
物蔽也。故變化。氣原全在
去私欲上。去得私欲。方知
就道。

○陽明子曰。馬子萃問。脩
道之教。精說謂聖人。品節
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
下若。刑政之屬。此意
何如。陽明子曰。道。節性。即
命。本然完全。全增。減。不
得。不假脩飾。何須要聖
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
件。刑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平而由教入道的緣。何
全了。聖人刑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萃請問。先生曰。子
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循道而脩。則道便謂之

教。率性是誠。率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循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
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脩道。循道則賢。賢者不得而過。愚者不得而不及。
都要循著。這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言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循道字。言脩道。以不同。人
能脩道。然後能不違於道。
以後其性之本體。則是亦
聖人率性之道矣。下節。戒
慎恐懼。便是脩的工夫。中
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
鳥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
命。

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
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脩。裁制
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
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問。明
道。即性也。若道外。委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
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
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深子曰。性
不容脩。脩是掘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
節。以教人。聖。○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
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林。昆蟲。未
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

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於
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
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專父之道。然
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
嚴。則於著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為品節。
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
所以強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
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若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
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
之性。則可見矣。○周。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
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味。有。成。立。之。名。也。
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
外。求。也。性。無。不。善。性。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
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始。道。路。是。也。脩。道。謂。教。指。聖
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
固。有。之。天。始。不。免。其。斷。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

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於
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
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專父之道。然
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
嚴。則於著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為品節。
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
所以強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
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若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
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
之性。則可見矣。○周。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
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味。有。成。立。之。名。也。
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
外。求。也。性。無。不。善。性。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
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始。道。路。是。也。脩。道。謂。教。指。聖
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
固。有。之。天。始。不。免。其。斷。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

以反復於道所以為教二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文專提二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且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修道之教是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乎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密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又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疎仁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為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朱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為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己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

○前漢書列傳二十六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學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論會子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園其精如此
○真西山文章正宗第七董仲舒對賢良策三道之本原出于天不委道亦不委註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

不可得而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上移性原於天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上移於己之性一級說道由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上移歸一步說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為證。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

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體，道是體。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體。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體。用四句，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人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修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子思子立言，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技之疎密深淺，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在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天命，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

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
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
合貫未盡至定本則盡發于思之
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
之用下句無物不有言道之無時不然言道之所以

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

本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

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本為明

未接已不得而知也莫見莫顯是特事物方接已得而知人不得而知也

○高中支問辨錄曰問戒慎謹懼分爲二然狀曰人之有目何以不睹人之有耳何以不聞不睹不聞

慎莫見莫顯方是發明所以當戒慎之意又義自明非可相對言也

○惺齋曰愚按不睹不聞他人不睹不聞也與大學小人閑居章相同下文俱有慎其獨也之語袁了凡

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豈有睹聞之說本出于唐荆川怪僻也甚後觀高中支說偶与予合

○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

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

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

各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二十

十須臾

○書五子之歌云不見是

○曲禮云聽於無色視於

無形

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而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

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

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

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

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量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

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

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

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

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

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會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蕪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在，不可欺。

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不睹，恐懼乎其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左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

中庸大全 卷之二
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
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
正是用意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
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
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
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
則只可以用言者愚謂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則不
偏於用也理即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性之理
乎亦微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
○又曰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釋道字之義已盡蓋兼
體用而言此意已詳於前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
言道之體如此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專言道之用
如此所以再言一體一用如此者正要說入不可須
臾離上去耳○黃氏洵饒曰靜時養戒慎恐懼交相
接續流行於
知行之間也

○蒙引曰隱暗處也指心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於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也
淨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既謂之隱而又曰莫見既謂之微而又曰莫顯全在
狎知上見得

○双峰注上言道之廣大
此言道之精密朱子小註
上言存養此言精密

○羅近溪曰他人不及也
即是隱即是微而獨竟光
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
莫顯乎微此个莫見莫顯
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
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鑒
臨之也

○丘月林捕訓云隱見就
諸說微顯就聞說章句不
知知知二知字又兼暗聞
說

○鄭那代醉編載列子謹
強篇廣回不以夜浴改容
○維東子曰季札之解寶
劍也曰始吾心已許之豈
以死償吾心哉項籍之辭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

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
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
工夫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采子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

得自家自是先得分明○三山
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
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

亭長也。日彼縱不言。猶不
不愧於心乎。可謂善守信
於微善重義於隱者也。

中庸大全 章句

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
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
為之既久。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
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
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
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
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
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
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
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
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
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
平。

○李貞菴。連說云。存天理
所以制人欲。遏人欲所以
全天理。其實一也。不可兩
平。

○蒙子。云。蓋隱微之際。念方萌之初。若亦有相遠者。然理欲從此一分。則或曰。進于高明。或曰。先于
行下。而圣狂遂異域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曰。以至於離道之遠也。

○隱微之中。元本。案。或問有日本改本之別。曰。日本者。呂氏大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
本也。云云。

○愚按。其損人欲言。

絕之。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
滋長。定本

加潛暗。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
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
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以戒懼。做存養工夫。
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以謹
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
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
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
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
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
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
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
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
作下段說。亦成。是何文字間。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

甲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繼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下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懼恐懼與謹獨是兩項。

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眾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雙峰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故。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益本於此。○雲峰胡氏曰。首三句。重在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二字。下文却分為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自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兩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
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
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
字是喫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
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
慎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
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欲
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
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
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
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
此無不答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
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通考宋氏
公遷且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
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兩言慎獨先言慎獨

○南軒先生集喜怒哀樂
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
以得名中者所以狀性之
體段若只目視耳聽手舉
足履則是已發矣其無不
當者適是中節所謂時中
也

○蒙引本是有七情今只
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
兼愛哀兼恨怒兼惡欲屬
王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
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

欲其自謙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
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慎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
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黃氏洵饒曰不戒
懼則大本不立不慎獨則達道不行○上言人物此獨
言人者天命之性人為貴人能全其所
受之理物則不能全之故言人不言物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

命之性推本於天命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

之謂性謂性下句

屬陽怒屬陰故大學云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談之○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故須有戒慎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

○鄭申甫曰喜怒哀樂未發者非絕無念也皆有思慮知覺但無喜怒哀樂之念耳

○徐岩泉曰和順也未發在內已發在外內與外稍不相合便乖乖便不和

○存疑云曰中曰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慎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蔡清云章句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者蓋有人則有心有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天下古今之所共由

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

離之意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

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

○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

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字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為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在則寂然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

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字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為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在則寂然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

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啾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理。○象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

○合塚鳴云此節直承上中和說未致中和工夫已在戒慎慎獨中蓋能戒慎慎獨此心便自中和至為大本為達道中和已致了此特重揭一旬耳致中和何以便能位育蓋這中和道理吾所受于天地與萬物同出者也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則日用親為無非中和作用以此裁成輔相左右曲成則天地

位萬物自是實事位者三光明四時序而山不崩水不涸地平天成是也育者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也蓋邇道之本原統三極以為極而極道之分量自合三才以為用體道至此然後為極功非自戒慎慎獨中來哉

○蒙引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

識之。○黃氏洵饒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和人所皆能。○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勉齋黃氏曰章句無所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直致橫致如二箇物打

中庸大章 五章句

是效驗以應是工夫○約是愈細意與精字同類乃約而不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約云○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云○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宋君有仁言而榮感退舍孝婦銜冤而郡大旱三年聖人之位育果有理矣

○天地之譬如春氣之融融而萌發萬物矣坐來而生矣俄然而暴風或大雨到則忽滅其功此非小人之事乎君子不然又能致至誠耳五風十雨亦然矣
○杜詩建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又曰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鶯鶯

進了四圍無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白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乏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即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之氣順致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

○存疑曰此兩節說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愚獨不然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間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見顯處也果以為動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儼當

外不出吾性之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形哉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問致中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

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於寡樂於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節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征者言如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便有此理如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此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巨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庶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

○周書洪範曰休徵曰肅時暘若曰暘時暘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風若曰借恒陽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註云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若者習也蒙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狂妄僭也豫急迫蒙昧也

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又若謙聖而兩陽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獲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又父子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

中庸卷之第一 第一章

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
 位育之極功也。○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
 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
 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
 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
 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
 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
 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為之為標的也。○東陽許
 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
 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
 順則自然脾胃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
 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
 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
 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知有位者所
 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

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鑿者當中者大本
 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修
 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才
 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
 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
 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
 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
 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過人
 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
 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
 之道也。○更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
 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以不睹不聞也。慎獨二字是
 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
 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身外靜至內必耳自無所
 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節所謂

中庸
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

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而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征者之事功非就君子說。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修道之教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

中庸大全 卷之二
事自三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為盡耳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饒曰所傳謂堯舜禹孔子所傳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句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

省悉井察之要戒懼慎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

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音夫外誘之

○書畢命篇云政貴有恒
○註云趣完具
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

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

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己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

達道之和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

章乃子思總結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闡與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

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各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

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下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九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

已發而盡發其所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

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
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
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
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
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太指有本
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有之者。聖
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
云。**通考**。史氏伯璿曰。趣完其於已。謂之體。衆體聚
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
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
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爲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
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
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
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
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

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
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
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
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其下十章**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雙峰饒氏曰
首章論聖人

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爲一篇之
綱領。當爲第一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
章至三十一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三十一章至三十二
章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
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間節自以亦
有可以補章句之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
猶有未備者。則僭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
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黃氏洵**曰。此章爲
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支畧而節
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畧中又有詳畧。

○合身云此什首章之義也。聖人以中立教而世之人多竊之以自文夫偏之非中也。修之非斤也。易知也。陽托中斤之似而陰悖之者難知也。故分君子小人以辨之云。小人則一團私欲全逞意見。与天命率性大相違戾。故曰反中庸。○蒙引。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泐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

中庸九章 五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簡道理所以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極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

體之為已任之意

反是

行之也所行者皆中庸也

○合身云惟小人反中庸就難說君子之似故上曰小人反中庸中庸也注引王肅本之說加一及字正不必然

○維東子曰小人之中庸如論語言夫子之求也蓋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夫子未嘗求之伊尹未嘗要之小人未嘗中庸也只是借彼而斷此之辭耳知文字者當得此意此是近時好事之說而朱子於或問中詳論之宜從王肅本為可矣

○蒙引云無忌憚者疑微而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君子而處不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故事句著簡簡又字以貼本文兩箇而字之義

○一統志云王肅鄭子仕魏官至祭文觀祭海景初開言室盛興上疏極諫出為廣平太守徵還迂散騎常侍光祿勳李謏景侯所著有諸經傳註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此是正解○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程子曰可

○蒙引重在時中身無忌
體上故章句曰蓋中無定
體隨時而在以下亦獨爲
時中身無忌謹致詳也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於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嚙出意味來○**通考**賈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益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

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矣○中庸之中本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於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卽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全兩意謂

○申甫曰：凡人為不善，竊然恐人之訾其後，是猶有忌憚也。小人友與摯，亦托之達權，通變討不，焉藉便自無所忌憚。

○虛也。曰：中，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庸之中矣。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性情，月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

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又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

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戒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

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

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他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

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

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為言，則

曰中庸是也。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

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

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

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

者而得各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

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次其成權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

○袁了凡曰中庸之德應微通融者無交微六合不能容其體一塵不能喻其微毫厘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未形而百物咸賴德業無壽徵妙難論故曰中庸其至末章云無聲無臭至矣即是此至字後而竟以至字之能字聯說如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惟天下至聖為能之類俱從此說去蓋此一至字起下面許多至字此一能字起下面許多能字

○徐岩泉曰惟中庸為天命人心之正古今聖愚所共由之理歷萬世而無弊故謂之至

○論述曰民鮮能又曰中庸不可能又曰惟至者能之於此益見中庸為至能之一字非聖人不敢當則不能豈他凡民也

○蔡清曰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

○十二章言顧行行顧言之行及此亦興行之行同去聲

○論語雍也篇子曰中庸

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今已矣論語無能字

死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今已矣論語無能字

死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註云鮮火也言民火
此德今已久矣愚按鮮字
義与此小異
○存疑云此章為下章張
本此言民鮮能下言民所
以鮮能也

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
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專君之
敬事父之孝與入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
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
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裕庵趙
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
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隱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
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行仍須看下
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
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
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
仁之至故獨能知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
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
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
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
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

○姚承庵曰不行不明屬
道說夫道本如江河之行
地如日月之中天河準有
不行不明但人不能以道
道亦無去人何乃究竟歸
之人也
○蔡介夫曰此中字為本
文知惠賢不肖之過不及
而設

右第三章

柔以中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
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
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通考黃氏
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言聖○憂溪言切○
不及則未至至字輕說中庸之德為至此至字
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

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交不可
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

○黃英峰曰或問智者以道為不足行賢者以道為不足知是賢者之人亦知為中庸之道矣但以為不足知耳是是否曰非也賢知台下氣質稟來便過乎中庸之理以為知行者也原不知有中庸之理也若既知有所謂中庸之理則必不以為不足知行矣天下豈有明知道有中庸所存而故以道自處者耶故曰鮮能知味也蓋賢者所明是他一家所尚的智者所做是他一家所明的原各自以為是不自以為過也夫子以中庸斷之而以為過耳

而臣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包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解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下曲而墮於天理是又不及矣

皆不能行也世之刻意履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泥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長門荷篠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太倫非過乎至於闢草甲冑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饒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眾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賢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反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入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入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

中庸大全 卷之六 第廿九章
身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辨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而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摠於知蓋三者皆欠真知兩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謹切切行之不著者之不察。○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畧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畧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

明知行兩盡而已。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是以前過不及之弊。

○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務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也。○通考：更氏伯瑋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為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

○合喙云：此二句猶風人遺意在言外之體。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日用而不不知斯道何哉？此處語意若月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莫不飲食而不知味也。意全寄於慨嘆之外。要既味始得。
○李九我曰：此即承上文過不及而歎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乎不察也。獨舉飲食言者。此夫子自至切者。曉入見得道在日用。本本常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却日用不自知。當面錯過也。

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不自察是以有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此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取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不自察。是以有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不自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亡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合喙云不行只執行上太過不及言不必。點上章智愚來。味亦其字矣。字夫字全要飛。夫子嗥嘆之意。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取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知味。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者。饒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

○蒙引舜好問者已知乎
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
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
問祖問官之類亦有雖知
而未敢自信必取質於人
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
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
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備
說孔子雖知亦問非也朱
子置之圈外當有說也

○王陽明日舜察邇言而
詢焉非是以邇之言當察
焉善當詢而後如此乃良
知之學見流行光自圓察
更無罣碍滯礙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者意必其知便小矣○兩端節是非兩端引孟子曰是光之
心知之端也為端

○吳元陣曰玩二好字有精補平契欲已而不能已意如云信而好古好古欲求自是聖人專
○合喙云大凡事同一不同則而雖百千萬件揅謂之兩故謂眾論不同之極致參伍之酌量之務求
其精一適當之論一毫增減不得者而用之即允批厥中之謂也

○姚承菴曰或曰用其中
於民用此中以治其民
○徐岩泉曰朱子廣大光
明四字最好此四字在通
章貫之不可只就上半節
見○聖人樂與人為善固
不能無鼓舞之意若如精
說於人樂告之心似智術
非舜本意○此章只是至
虛至公不蔽其本來至明
處故曰大知不虧損其全
體也于此可見舜通天下
為一身與萬物一體大氣
象太光景
○虛益曰兩端是率首尾
以諫其中間不止兩件而
已故曰眾論不同之極致
○次崖曰兩端猶云兩頭

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存如舜之無
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
承上
起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
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
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
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宋子
隱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
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
也○伊川先生曰造道後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
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宋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
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
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
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
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
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眾論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
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
徒洛
以取中然後用之

是衆論不同之極致也。譬如物之不齊，有一尺者，有一尋者，有一丈者，有十丈者，不能同矣。自一尺而至十丈，是極致也。世此至彼，是兩頭也。兩頭執著，就中間來揀拔，看一尺中款，一尋中款，一丈中款，十丈中款。如不執兩頭，無緣得個中。出衆論兼揅彼此參考，方能得此中。小註賞功一段可玩。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如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宋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指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得見，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不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

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非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道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

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于至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不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也。隱而

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不知之端，以起下章。是言言禍幾所伏。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

也。裕庵趙氏曰：此擇乎中庸，辨別彼列衆理以求所譬禍幾所伏。

○或問云：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與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蒙引云：人何曾納於罟獲陷阱，此等以喻禍幾所伏耳。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申甫曰：罟獲陷阱，能掩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机能陷人者，利昏之也。隱怪之道，能誘人者，利昏之也。

○存疑云。人何曾被擧而
納。諸君獲階階利而願
害若破人。舉而納之。
○摘訓云。期月是言其近
期月生。斷不能死。望其能
久乎。

中庸大全 章句

謂中庸節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反匝作答

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

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甲不

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

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

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

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

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左

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

事之餘。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

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

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

有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

以起下章也。

雲峰胡氏曰。此章兩入字。蓋借知

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

章兩入字。象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

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

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

然後可以守之。

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忘。

章句

三十一

○集略曰。自人皆曰。予
知。以下。人莫不知之。鮮能
隨之。為在其為知也。然惟

中庸大全 章句

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

所以為顏子也衆人之不

能者月年聞見之知非心

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

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也

○牛春守日得一善一守

是至一之善正所謂中庸

也

○蒙引云擇乎中庸自博

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

禮之至矣

失之矣

○拳拳如手之握固服膺如衣之服胸都是身上借用字

眼寔是落落以身体之無些子放逸所謂篤行者也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

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益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

道之所以明也

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

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

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

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

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

欲其一旦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

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

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

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

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淡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為人也語畧而意詳

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

有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行之事擇中庸知

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

知中之屬子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

為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

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虛堂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而言蓋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如回之仁可明

則中庸之不可能可知此其相承之意也○要者亦字智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華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

○圖史合攷云亦五力也刀劍矛戟矢也

○定一云踏以身觸及也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勇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夫聲天下之至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能以九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宋子曰中庸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蛟門沈一貫亦云可均如管仲治齊蕭何相漢是也可辭如神連薛爵干木踰垣是也可踏如召忽死子糾荀息死奚齊是也

○定一云可辭如管仲連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聖○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一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蓀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于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

之辭辭於陵仲子。辭二公
為入灌園之類是也。
○存疑曰。若舜之協和萬
邦。文王之修刑。有夏均天
下。國家之中斤也。夫子之
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
萬鍾辭。爵祿之中斤也。此
于諫而死。蹈白亦之中斤
也。

中庸大全 卷一
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類。勇而裕如者也。學者
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
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
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
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
雲峰胡氏辯饒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類勇
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
只為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在白
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
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
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
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
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
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較齊先生抹
去以為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

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
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
以力為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
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
饒曰國家可

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
為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
者得其當。則
合中庸矣。

子路問強

此引自勝之強。而後發之。可能
未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入矣。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合喙。云通章重君子方之
強。上南北二意。乃形起之
○中庸不可能。必如夫子
告于路。以君子強。而後可
能。
○蒙引。南方之強。不與平
者也。北方之強。過乎中者

也。蓋此二者，与下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絕非其類。二者，正是氣質所為。中庸之強，則自學問克治而來。

○開心抑是反語，詞不圓於南，不圓於北，而為汝學者之所當強欤。

○盧參曰：夫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安得為中。○孔子曰：以直報怨，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

○王觀濤曰：教不專是師教，子非如人，有不是處，只從寬動化，他亦是教。甚而人以橫逆施之，亦只隱忍心一味從寬。

○徐若泉曰：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与犯而不校，自別非直受之，而不報也。學之未純者，終不免有意思在，要直受之，而不報，須是無意，必固我始得。

○徐若泉曰：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与犯而不校，自別非直受之，而不報也。學之未純者，終不免有意思在，要直受之，而不報，須是無意，必固我始得。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會哲，嗚呼！于路行行，皆不谷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察，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儼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故矯昭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居其忠厚之道，非居其地。寬柔以教，謂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入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末，是理義之強，然

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字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與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且此章見得說詳。○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入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是美其方之衽。衽，而審。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衽，衽也。衽，衽也。衽，衽也。○三山陳氏曰：卧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

○山書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犬，沙

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坤
土之人醜

中庸大全

章句

禘通考更氏伯璿曰以禘為席節禘何跳之意凡
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禘為禘固可通然金革
皆以為甲冑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所執之具也章句
禘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
可刪○吳氏程曰禘與祫同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
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
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
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
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
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若報所謂以直報
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
忍勝人固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

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
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
聖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
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
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

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

抑而強矯舉小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倚

○開心君子此指盛德之
人言和是与衆不忤和得
正當便是不流中立是卓
然独处於中道中立得定
便是不倚
○合冢云和者歆然相與
與衆和同不立異為高但
節流比呢則流君子平易
中却有分曉
○虛空曰和与中立字輕
与下文國有道國無道
一樹強勉全在四个不字

上○和而不流蓋以如常
言中立而不倚蓋以如常
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
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
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
也○韓文公作伯夷頌曰
一家非之九行而不惑者
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
乃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
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
特立独行亘古今窮天地
而不顧者也○不棄其天爵
既得人爵而不棄其天爵
也至死不棄便是遊世不
見知不悔也
○申甫曰楊復所中立之
倚作倚于意見說此說亦
效靠个意見是有意與人異便非中庸之道此念頭便是私君子不為

偏著直畧也塞悉則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

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

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夫

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

義之勇也宋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

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

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

紆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
無倚把捉不在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
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及
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
無侯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侯乎強勇至
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
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
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而無所依倚
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毅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
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
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
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
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
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
所謂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
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

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入為強其強也。圍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天也。○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宋氏公遷曰：剛勇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

○此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非大過則不及惟聖人然後能中庸正則出鮮能不可能之根由非自叙謙已意思

○蒙引此隱字是隱微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實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美不同○正大之理人皆可

知可能人或忽之○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而盜名○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知則為所欺而得知來之名如陳仲子之廉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為其所欺而得廉索之名

○史記注索隱未知見如何而強索隱而發明之

○講述中庸之道高極于神化性命而其不出于臣弟友好異者或高談玄虛遺弄人倫又或以避凡庸母為廉割股為墓為孝皆所謂隱怪也索隱必行怪行怪必索隱自是相人情喜新此等人便能欺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能為矣

義血氣之幾也。是稱述也。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淡求隱僻

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宋子曰淡求隱僻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秋尾生之徒是也。○格庵趙氏曰淡求隱僻之理是求知平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平人之所不能行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

世盜名。故後世有跡述之者。然非中道。故聖人不

○排前節衍事。燕惠王。被諸侯以心忠於王。無辜被

霜。仰天而哭。六月。為之飛霜。善吹律。燕中有寒谷。地

寒。不生黍稷。行吹律而暖。氣至。寒谷。回春。黍稷。頓生。

○繆當時曰。後世二字。有感。世衰道微之日。或有惑

於新奇者。故有述。○上古有。世而成德者。為

君子。當時有成德者。為君子。故有在位成德之二。

○袁了凡曰。遵道而行。已在路上了。半途而廢。非力

之不足。乃志之不堅也。○開心。乃其力不足。以從

心。始之所行至。於半途而廢焉。

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

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宋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

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

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

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

君子導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皆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益君子而未亡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

○聖人於此云云。譬如天道。日月星辰。錯行。至誠而

無負。其期然而有然者也。

○史云。子曰。對齊無心。必

○子曰。子曰。對齊無心。必

○子曰。子曰。對齊無心。必

○子曰。子曰。對齊無心。必

○子曰。子曰。對齊無心。必

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已止

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止也。問。半途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宋

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了萬當

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是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更

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得成就。結果。此

知行而已。曰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

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導道。知意。蓋於遵

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

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蓋知意

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

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

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

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是聖人與之為一

是開地自來求依慕

是既能依乎中庸者也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

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

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

不自居也。故曰：唯

與惟通

聖者能之而已。

雙峰胡氏曰：既曰君

○蒙引：依乎中庸，只說得智仁。至於遯世無悔，方是智盡仁至處。勇在其中。○遯世不悔者，此个道理，出於天而做於我，乃我分內，終身所當履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吳元璋曰：依者，無心求中而自与中庸相倚倚之謂。若稍著意，便不是聖人事。○次崖曰：依乎中庸，与道而行之道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為道，犹若乃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人不知而不愠也。○盧未人曰：遵者，以我循道，犹与道為一。依，如依仁之依，謂相依不違，与道為一也。○蔡說文：衣物饒也。廣韻：寬也。周語：希施優裕，緩也。

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及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曰：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取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

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備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仁勇二達

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其一則無以造七到道而成德矣。通考黃氏洵

饒曰知仁勇

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于路之勇。未谷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強。下章而言。取造道。謂達道成。餘見形句。第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

德謂達德。餘見反。第二十章。庸之道。至精至

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存者不足

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

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太抵知仁勇

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道

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峰胡氏曰。自

第一章至此。大要欲以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

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

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

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太節。通考。○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

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

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

章以後。開宗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

其義極於不能期。凡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

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

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

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

于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

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

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

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

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孔

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

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避世不

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

為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

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

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隱體之微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

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

○文林質旨此章大意言夫婦聖人天地畜魚都是道都盡道見得道之費而隱自在其中近說費隱二字不字子思俱世之求道者往往求之虛無寂滅荒唐之間其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究之理祇為淺近平常而不足為於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隱也乃費而隱也此正因人察之于隱而為是言也下面言夫婦言聖人言天地言畜魚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為道至且言其上下察也云察字與隱字相反有亦妙

也費是率性之道隱則夫之命也天命之所以隱者何也上天之載元聲元臭其所以造化萬物而各付以與理者皆莫不付得而見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遺

○次章曰章句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体也體即道也對發用言則為體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訂為費矣而其所用之休則不窮乎此可見

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申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考宋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以十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一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者

○王陽明曰良智良能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聖人無所不知只言知个天理

無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

○存疑云夫婦所知能有
家日用之常如耕耨井臼
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
之誤矣

○黃葵峰曰及其至也此
至字不可解作至極之至
只說到那全盡處則尚有
所不知不能耳

○孫淮海曰二語字放道
無小大然低語有小大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
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
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
造物應須且干矣

○姚承菴曰莫能載就無
限量也言莫能破就無滲
漏也言論道至此可謂
○茅鹿門云莫能破者謂其

片廣大全

或疑內有偏化字

四十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夫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

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宋子曰莫能載是無外

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

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

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

全段皆是說費在不可見者為隱○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

○物各是一理定是無次如有狀萬川處處皆圓不能分拆而破之也

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

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

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

下左右○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

太極隱即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

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

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

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

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宋子曰人多以至為道

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

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

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
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
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
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
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
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
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
行得極。通考更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
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
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此處言知
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知泛泛能所可當
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
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聖人所不能者
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
形交氣感雖若鄙棄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
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

○哀了凡曰聖人有所不
知其不知也即道也聖人
有所不能其不能也即道
也本註聖人固有所不能
蓋極是侯氏謂孔子不稱
位乃不過也非不能也堯
舜病博施論事功不論
道也若問禮問官孔子雖
不知而老聃郊子則知之
且又在聞見節自上亦非
道也至覆載生成之偏大
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
不能覆人何嘗以是而憾
天地哉
○論語雍也篇子貢曰如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鷺飛魚躍同一機織
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

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
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
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
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
之見於剡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
學在四夷尤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
聲之類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病諸。

○家引云。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形言者謂若就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為天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及。雖天地之大。亦不能及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再三讀既。此一章總是見道之無所不在也。至於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又甚之之辭。以見道之無有窮盡也。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苟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胡暗於天地如覆。數枚反蓋也。後凡當釋。為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意思。○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

○詩傳云。鳥山名。鷲山足也。此又以詠歌文王之德。

○合喙云。活潑流行之妙。趣尚未發得。故復引魚。一節。鷲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鳥魚即是道。鳥魚之飛躍。即道體之流行活潑。初非二物。故著言其上下察也。一句察是昭著無私藏意。觸處皆足。疑。辨聖真。洋洋優優。到處充滿。莫有欠缺。活潑潑地。無一物不有。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流着。故下遂以君子之道結之。

○捷解云。上下。說天淵見鷲飛。二句。說道於詩。即物現動机焉。

○夏古洵發明曰。上下察。地要形容得活潑意。此曰說鷲非道也。而所以飛者。道也。鷲率其性而飛。而上察于天焉。此等語。尚格帶隔一層。要識得。即道者如斯夫意。

○季彭山以察為吾心之理。所昭著。故心与鷲魚无感。則鷲魚一外物耳。于我何与。必就君子心上說道。

天地

詩不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其上下察也。專反。

詩大雅旱麓。鹿音。之篇。鷲處脂。類戾至也。察著也。雙

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鷲飛魚躍。必氣變之。然朱

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鷲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鷲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方有著落。今章句解，作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是就氣化說道。而道不在君子身上矣。

○陳白沙曰：此其意不在高處，只是于高處舉一物言之。于下如舉一物言之，見得此理充滿乎天地上下之間，無所不在耳。

○鄒四山曰：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為魚言也。若指為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

○存疑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

○**雲峰**曰：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疎動人處。○**為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為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為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為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為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

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為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

○**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為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於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為魚而言。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入。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為魚。○**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

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在席之上或斂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之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

○蒙引曰。活潑潑地。即上下察也之意。○活潑潑地。

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而強冷者也。居恐為去。

入處活潑潑

地

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喫緊為入處。是要入就

又是就吾心內言，謂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俾而視夫為之飛俯，而現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

中庸大全 卷之五
此譬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然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本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而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 **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其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發讀如字，或讀為撥，皆非。○**黃氏洵**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故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

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也。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碍。○**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玉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為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為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效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戾天。

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
以集義為事則如鳧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
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效則如捉鳧魚使之戾天躍
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
有滯礙則不得謂
之活潑潑地明矣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
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
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
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
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
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
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
語小莫能被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

○或謂造端於夫婦極其
道小而言也察天地極其
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
隱微之間不可見不可離
如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
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
易首乾坤咸恒詩首關雎
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記
大賁皆此意也
○徐徵絃原旨云造端是
泛言道体自夫婦之知能
處起以至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而察乎天地之間者皆道也若只道托始於夫婦則非子思之意矣
○蒙引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能知行此道此正与鳧魚之各率其性而能飛躍者同一機括可見此道無
微不至其小無微不至其大無微不至其外矣矣是總申上意若下文察乎天

地則對造端夫婦言之且承及其至也說來故為直指大者

天莫能載也到鳧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
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
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且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
昭著處

右第十三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峰

且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
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
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
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
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
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

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
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
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
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
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
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
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
是就入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
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
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
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
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
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七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
為節解○史氏伯璿曰此四下九章是第三本
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
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
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
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
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一章之末既以
君子之道四為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
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
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
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為主
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者用工
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
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為主蓋欲示學
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

孟子言人之道也
○此章論道之費隱小
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
是就入事上言道之用
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
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
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
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
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
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
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
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
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
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
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蔡虛齋曰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求哉○道不遠人者人外無道也○道者率性而已率性何以是道不遠人蓋性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

舊先短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階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子虛曰是甚矣惡人者遠故引李之旨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宋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節

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節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入觀之

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已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

人是指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可見是

小節解

○爾風伐柯第二章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遺之子適宜有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以平日欲見公之難而今深喜得見公之易故作此詩○正義柯斧柄也周礼云柯長二尺博三寸

○利達云自伐者視而視之則兩物之相形而二體之自別此柯之法非彼柯之自具而彼柯之体待此柯而後成蓋雖近而猶遠也

○定一云以入治人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一身故君子之道立教以治人也即以入治人之道還治其人

中庸卷之六

卷之六

五十六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視研計反

詩函悲中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視邪視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

若以入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

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入治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貴之以其所能知

○張橫渠正蒙之文也

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

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

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

其身尚何以爲道故有伐柯視視之譬知道之不遠

以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入治人○朱子曰緊要

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

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

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

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

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

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的道理自

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個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下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早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伐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眾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人非張子意○雲峰胡氏曰眾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眾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十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眾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考更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字是以人對道而言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即已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乏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

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三十一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為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為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即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不遠入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為道而遠人者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章句之所謂眾人非庸眾之眾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入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蔡虛齋曰此忠恕二字論語之忠恕指意不同忠恕違道不遠是學者事程子所謂下學上達之義也夫子之道忠恕則忠當一恕當貫程子所謂大本達道之義而朱子乃皆以盡己推己訓之者蓋會子以夫子一貫之旨而難言故借學者之忠恕以明之字義自同其意致則異不可不以會子言忠恕二字義為有異於此也亦不可以中庸忠恕之事為即夫子之一貫也當味論語註云借

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此與論語不同外不止謂忠恕有動以天動以人之別原來道字自不同蓋此道字是地當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可知可能者也若論語道之字則聖人地位言所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也故忠恕二字所指因之有不同者也。

○性理字義云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牛春宇曰忠恕即承上以入治人說出來的施諸己一句雖言忠恕之事正見得所以違道不遠處蓋推己及人則由己而及于人者俱恰好合著道便是不遠于道也。

○姚承菴曰道即子臣弟友之道人即子臣弟友之身故說道不遠人。○杜預云弘駟顯子又云違去也。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師伐

及畱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

之乃還曰我上伐鄭不下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

瑤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

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

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

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

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
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推已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
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
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
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
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以已之心度人
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
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
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
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
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推已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
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
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
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
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以已之心度人
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賈氏曰此即已

○張橫渠正蒙之文
○蒙引張子此言非以怨
實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
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
意但不知孟子之言於仁
恕之義自然有辨耳要之
恕之熟者即是仁

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賈氏曰此即已

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
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
張子所謂以愛己
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
子曰盡已推己此言違道不
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
以明聖人一貫之理取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
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
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
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
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
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
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
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

中庸卷之九

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放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轉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己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於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更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遠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已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

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末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于人者。一正肯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于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更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

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
則發於已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恕見
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
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豆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蔡清曰四者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聖人乃自以爲不能何也惟曰謙詞世亦不近人情乎然味本文四箇所字及觀或問四箇如字方知所謂未能者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不肖其所以至而云然也○鄭申甫曰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言子臣弟友之道庸言也○林希元曰按庸德之行以下若作君子自修之道論則兩人不敢字似說不得蓋不敢有惕然畏恐之意正是夫子自責自修意云○鄒暉山折衷云依或問君子之道一節俱就夫子上說

實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賈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

治已之道初不難見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觀其責入者而已

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難也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去聲行願言行之行同夫行之力則行

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三山陳氏且人之言

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願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願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及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

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張子所謂

○杜靜菴筆記云慥慥者言字分忠信之道肯實有謂已即所謂及已之心而爲慥也由是而推已以及人則所謂恕矣按此即朱氏伸之意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

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推己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雖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于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兩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

道雖不遠人而求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

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謂自

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求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

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

雙峰饒氏曰施諸已而不

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

朱氏伸曰言未能

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

雲峰胡氏

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且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為未能則必淡體而力行之惟恐庸庸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

○蒙引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倫遺未婦一倫者蓋此以責人責己言不可曰所求於婦以事夫未能也故遺之朱公遷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求之聞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又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

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一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聞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為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已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於人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

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爲能故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所改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自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己自修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絮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况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修之意無所得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求當此蓋承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

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為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

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言。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

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贊美之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不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己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己。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

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入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六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做此。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

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

此。費。恐人以闕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遵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三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豈子思

○合塚云此子思明費之小也

○申甫曰素平易而無方也坦夷而不陂也出乎素則險矣○於社外不加毫厘便是素

○袁了凡曰素字只是乎素之素有仍固之意現在之義亦在其中矣

○蒙引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

○唐荆川講意云此題不要分事与心只一氣說下○楊時曰君子居其位若固窮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此章明君子正己守

素猶見形旬反在也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

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聖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及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其外之心也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實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何陋之有是也

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二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

○合塚云此二章正講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蒙引素夷難行夷行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差毫釐謬千里矣○無入猶言無適也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存而安之吾何歉乎哉○入是言其身之所入得是言其心之所得意隨其身所入到外無不得其自天自性○諸理齊曰又王困素里

而演易若無美也。孔子困陳蔡而絃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色滿天地。此無他。若素在患難中而安之也。

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當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閣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入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衽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也。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如對康寧言。夷狄。如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故言四者。

○王觀清曰。陵是作威。援是附勢。下文總謂之。蓋陵其其順。我援其其也。無怨。因不援。援而無兩層。焦弱侯曰。不怨。天不尤。人是因。無怨二字。而贊之之詞。

○夏古納曰。居上位而一毫有所求。下位而一毫有所望。于下。即是陵。居下位而一毫有所望。于上。即是援。援有陵。援而無兩層。焦弱侯曰。不怨。天不尤。人是因。無怨二字。而贊之之詞。

○虛齋曰。在上位而陵下。則是張其威。福以剛制其下。使在下奔走備畏。以伸其勢。故為暴。在下位而援上。則是不安於其下之所當為。而陵分越等。如為王也。而欲自同於大夫。為大夫也。而欲自同於諸侯。或拔才。恃功。而有所要。自語動靜之有所為。是皆暴外。而然貴人而不貴已者也。○不求入。故不陵。不援。不陵。不援。故無怨。陵下而不得伸。則怨其上。援上而不得。則怨其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只是贊詞。

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二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入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功心乎反。自責於已。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真如光風霽月
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易與居易素位而行也侯命不願乎外也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夫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

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

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微反求

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也微反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宋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

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

中庸也微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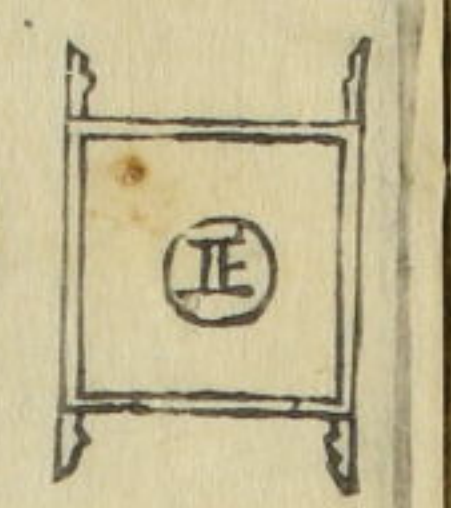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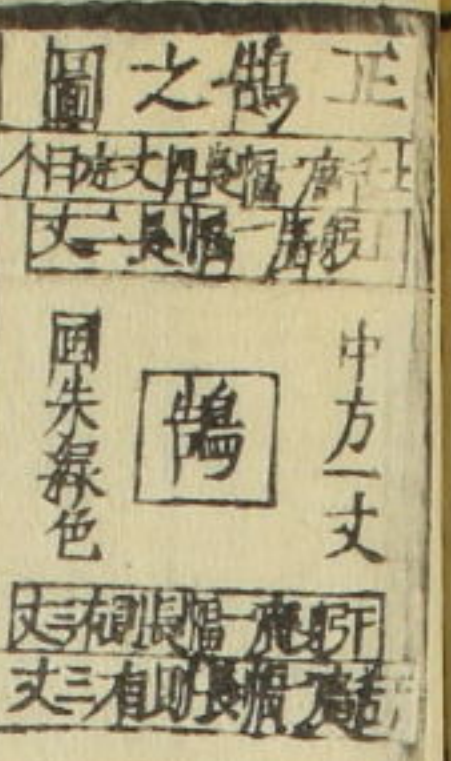
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說過獲禽意不同

○蘇紫溪鬼說云易平地也即中庸之道道本平常如康莊大路然故曰易利往之途使如旁蹊曲徑故曰險

○蒙引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得田地貧賤患難夷狄皆然指分內事言○侯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居易者順理則裕也行險者從欲惟危也○此章本言君子此兼小人一正一反一勸一戒之意

○行險者不為所當得必馳私智作聰明以為奸邪之事此險道也或貪賤而求得者危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焉而已耳

○虞節詩而前自有好由地世上豈無平路岐亦居易之意



詩傳侯張布而設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在鵠

畫反布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張

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

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也

取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也通考詹氏道傳曰

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豨侯皮侯則設鵠

及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

鵠亦三分其侯而居其中一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

次黃次黑充其正也從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

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

記云天子熊侯白鹿諸侯康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存疑云正即鳴字小鳥飛疾而難射者也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夫諸正鵠則求之于身而不求之于正鵠夫諸人則求之于身而不求之于人此以正鵠比入說○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隨其所居惟反已自反而不類乎外何以異於此

○吳无障曰似君子以心言似只彷彿非同之謂也

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進者鶩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鶩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鶩鶩者直也。欲獲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鶩。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土可以與祭者實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蓋以護上文正也。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平其外之意也。

